

欽定宋史

卷三百
十三之
十七

宋史卷三百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十二

富弼

子紹庭

文彥博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不聽通判絳州遷直集賢

院趙元昊反弼疏陳八事乞斬其使者召爲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破金明鈴轄盧守勲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夏守斌爲陝西都部署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鈴轄弼言用守斌旣爲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勲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又請令宰相

兼領樞密院時西夏首領二人來降但補借奉職弼言
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
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於是從弼言除鹽鐵
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爲知制誥糾察在
京刑獄堂吏有僞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
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
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
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
留之不報弼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

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
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
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
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
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
逆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旣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
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
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
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
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

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治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

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

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
昏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
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
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
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副
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
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卽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易書而
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之辭當
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旣懼我矣於二
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

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又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

讀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
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
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
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帝
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
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
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
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
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
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

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
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
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
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
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
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
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
撫河北還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
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
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

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弼

告齊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卽自劾顓擅之罪帝益嘉之復以爲禮部侍郎又辭不受遷大學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彥博入問疾因託禳禱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肅然語在彥博傳嘉祐三年

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母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

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捨陛下好

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卽日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手詔褒荅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格詔旨侍御史鄧綰又乞付有司鞠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荅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郭達討安南乞詔達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